

6849

大眾文藝叢書

迎看天明

路翎著

天下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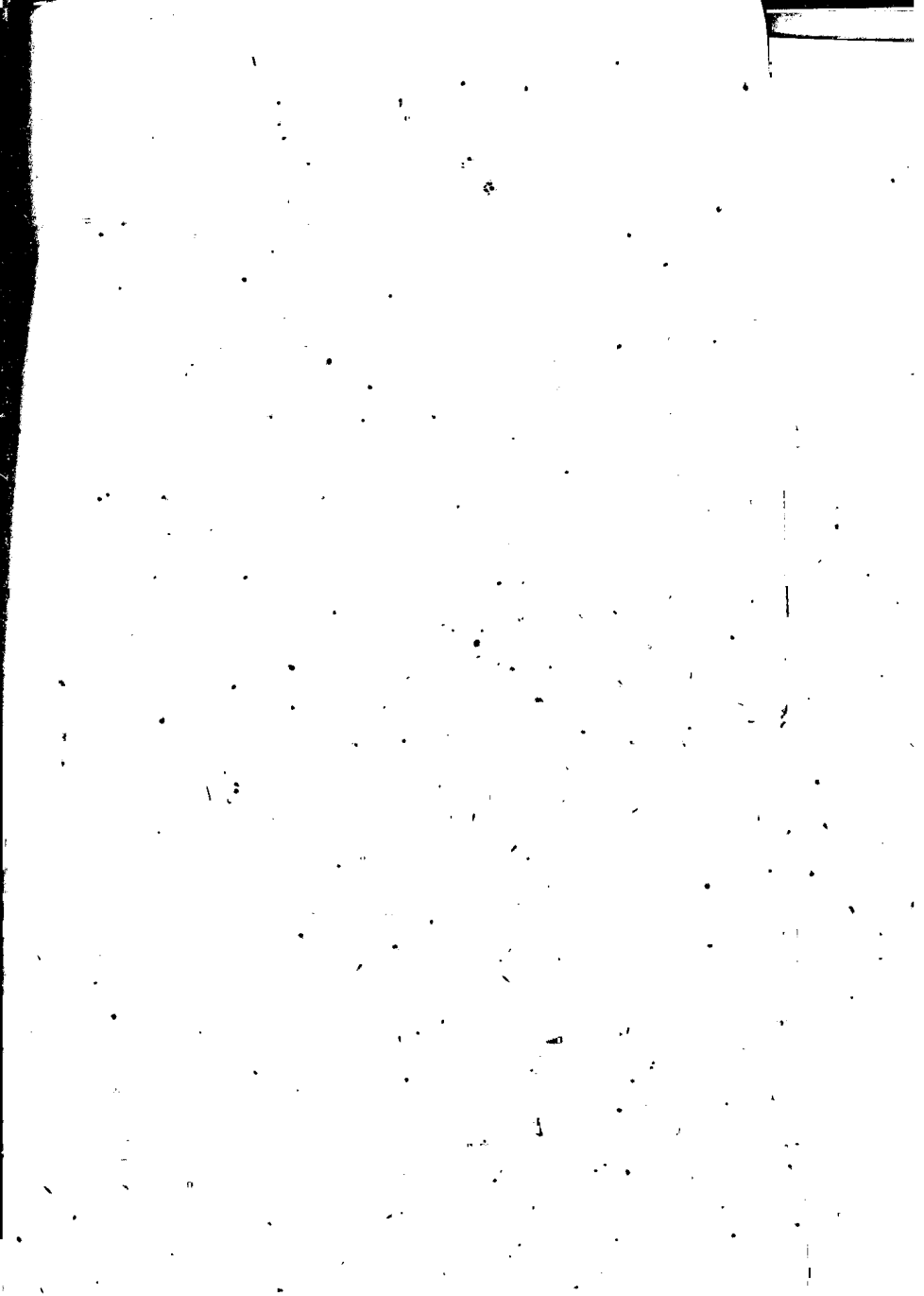


迎 着 明 天

路 翎 著

天下出版





人物：

李迎財

劉冬姑

張鬍子

黃貴成

劉福

王桂蘭

李秀英

李樹民

吳春福

劉包牙

吳新華

徐小鷹

張鬍子女人

男女工十數人

一九四八年秋天到冬天，在華東地區某官僚資本的工廠內；
在人民解放軍向淮海地區進軍，國民黨反動政權接近最後崩潰的時期。

第一幕

工廠附近。左前方可以看見廠房和煙囪，正面的遠景是城市樓房底影子。前景裏面，偏右有一棵不怎麼大的樹和一個土堆；右邊露出一個棚屋底側面，僅僅可以看見土牆上的一面用木棍和樹枝攔着的窗戶，這是工人張鬍子的家。從棚子前面有小路一直通向工廠，土堆的後面也有路，但看不見。

是深秋的黃昏的時候，落日照耀。開幕時，工廠底雄壯的汽笛聲長久地響着，像是挑戰的號叫。工人張鬍子和黃貴成坐在土堆邊上，劉福蹲在一邊。

劉：老黃，我聽小張他們說，要和平了，你看和得了吧！

黃：哪裏來的那個話？這是他們政府騙人的，打败了仗，東北叫打垮啦，北平天津快

完蛋啦，就喊和平。是個緩兵之計，就像這廠裏頭的玩意一樣。

劉：（沉思着，忽然拾起一根草棒來騷着黃貴成的頸子。）

黃：哎呀，小胖子，你開什麼心呀。

劉：發脾氣啦？你說請喝酒的呢。

黃：喝什麼酒啦，有事情。

張：李迎財說下了班就來的。

劉：什麼事情呀，他媽的這個廠裏的事搞不好的。（唱戲）「父女們打魚在河下」……走，你捨不得請客我請客，小六子那邊賒賬去。

黃：改天吧，小胖子。你慢點高興，他狗養的前方愈是打敗仗，後方愈是逼的兇。廠裏頭大夥都叫逼得快活不下去了，你也還是個代表呢。李樹民爲了大伙挺了幾句就叫開除了，人家那麼好的一個人，大伙能不管麼？李迎財馬上就來了。

劉：我看，嚇！李迎財他來個屁。他是什麼東西，神氣些什麼，五六個代表光是看他一個人的戲，廠長房子裏又說又笑的！來了個把月，就這麼神氣！

黃：小胖子你這個話就歪了，他的代表是大夥兒推的呀。

劉：辦的什麼事？光曉得出風頭吊膀子！

黃：你何以見得人家就是吊膀子？

劉：不是吊膀子？狗養的劉冬姑那種女人呀，什麼人都是朋友，不三不四的，她還算是個十幾年的女工哩。我姐姐去年害病快死的時候，她還欺我姐，攔在路上借錢打架，後來又貓哭耗子，提着東西上門來看病了。我說，對不起，我姐姐不要你的爛東西，狗態！我看呀，李迎財跟她就是一個路子的貨色，要是他當代表，我就不幹！

張：（吸着煙）你這話也有道理。不過你看看這個局面，爲了大伙，忍一忍吧。祇要他肯幹，人總有個長處，你我就在底下多做幾分事。劉冬姑那個女人，我們提防她就是了，再講李迎財呢……

劉：手藝好，有本事，是不是？

黃：手藝好也是真的，這個人我曉得，他是一肚子冤氣，到處都要佔強，這麼就到處

吃驚。你說他想出風頭，那也不能說他就沒有一絲這個想頭。不過他恨那些人也是恨透了，有些事情，做起來確實比我我在行。小胖子，你要想想，你不能這麼橫衝直撞呀！比方說，昨天你跟小張爲了一把鉗子吵的那麼一場，有什麼道理？大家都是一條路上的兄弟，你罵人家老婆，傷人家心幹什麼？

劉：我就是這個樣。（沉默）

張：李迎財來了！

（劉走開了兩步）

黃：小胖子，哪裏去！

（劉站住，背向他們。李迎財上。）

李：（馬上就發現，劉對他的不滿）沒有到屋子裏去嗎？

張：裏頭太黑了，我那個女人又老是不三不四地鬧。

李：麻煩得很，老張。我們商量商量罷。大伙前天提的意思是三條：第一、廠方不許無故開除工人；第二、工錢要跟上海的生活指數走，半個月一發，欠的上個月錢

要照指數加；第三、不承認他那個流氓工會，取消包工剝削，公開福利，不許隨便扣錢。對不對？

張：大夥提的，是這三條。

李：我們一間一個代表，是七個人：李樹民、胡老二、張國富；女工是王桂蘭跟何大嬸；還有他劉福。早上見到廠長了，一走進去先是他劉福說了幾句，說的廠長那狗態一火，什麼蔣總統，什麼共產黨鬧事，什麼戒嚴戡亂非常時期都搬出來了。大伙不作聲，李樹民就挺了上去說：「戡亂不戡亂我們工人不懂，我們工人也是人！」廠長狗熊馬上變臉，說叫工務課長來，我連忙轉彎就來不及了。回來跟大夥一說，大夥光是叫幹，可又沒有人幹。後來吳新華掛牌，李樹民叫開除了，大夥就一聲不響了。

劉：（轉過身來）我看呀！搞到手幾個錢還不是劉包牙那一伙佔便宜，他媽的要餓死大家餓死吧！

李：（冷冷地）我也是這麼說呀！你好說，大家領錢了，沒有出力的就不准領？

劉：（看黃）你們大家都說我頭腦簡單，我就是頭腦簡單。打個比方說，好，要是他狗熊廠長不答應，就罷工。好，罷工！看吧！兵來了，警察來了，廠長、美國人的走狗抖起來了；那些烏龜把頭一縮，等到沒有事了，那些烏龜就要伸出頭來吃現成，狗養的劉包牙他們還要得幾份。他們一個人都是掛兩個名字的，你們說，這該怎麼講？

李：那就爲難了。

劉：所以說。

黃：我有兩句話，小胖子。你以爲我們大夥現刻是不是光該爲幾個錢？我們大夥這回爭的是我們工人大夥的利益，一不許無故開除，二不許包工剝削。聽說他們準備這麼搞兩手，把大夥開的開革的革，就要拿這個廠搬到台灣去，送他美國乾老子，那我們就還要不許他動這個廠！我們爭的是做人！照這麼說，劉包牙他們多搞幾個錢算不得什麼。要拿天下的人幾個小錢也買不動。你又說大夥像個烏龜，剛才迎財也是說，李樹民一叫開除大夥就一聲不響，你們兩個講的話都是真的？我

看不對。你們是光自己這麼想。剛才李福順他們幾個還跟我說，非叫李樹民復工不行，不叫復工，就不答應！……你們看怎樣說？

劉：我沒問題。哪個光爲幾個錢不叫人，哪個怕開除就不叫人。大夥說的，不叫李樹民復工就打他個稀爛！烏龜？我是說，（笑）我們幾個人不得縮頭的。

李：嚇！

劉：怕就怕的半路上出家。

李：小胖子，你跟我說這個話就見外了。我是沒有意思要拖哪個上當的。

劉：我呀，怕的就是這個。

黃：（厲聲）小胖子！

李：愛幹不幹，去他媽的。（躺下來望着天，寂靜。）

黃：喂！老李，你說說你的意思吧。你究竟怎樣想？

李：我倒不怪哪個。承各位抬舉推我當了這個代表，其實我這個人幹不了什麼，反而把大夥的事耽誤了，有些人還以爲我要從中間撈什麼呢。要大夥去爭呢，講的是

不錯，可是就沒得人出頭。我也不是說別人把我當猴子耍，其實我又何必。

黃：哪個拿你當猴子耍呀！

李：自然有囉。老黃你是明白人，我算是多事，出風頭。

黃：你看你又發老脾氣啦！

李：生來就是這樣。……人家拿我跟劉冬姑這樣說那樣說，好像我要出什麼花樣，難道我是鬻子？

黃：沒有哪個說你，你又多心了。頂多也不過是說劉冬姑那個女人是想利用你，她不好惹。

李：是不好惹，我自己有數。

黃：我們每間再商量一下，再找幾個人到廠裏去，你看怎樣？

李：幾個人不行的，老兄。這些事情我清楚，文的是不行的。

劉：那就來武的吧。

李：你也相信我？我們幾個人打太極拳？（頓）我看，我也祇好另謀生路了。

（大家沉默着）

張：（慢吞吞地）兄弟，不要說這種話，沒有另外的生路的。我在這個廠裏頭八九年了，我跟我那個兒子一道進廠，那時候他才十八歲，他是在打包間，我是在燒火間。日本人一來，原先那個廠長當了漢奸，搞上了罷工了。推我當了代表，一起是四個代表，一走進去，那廠長就客氣得了不得，說是好解決好解決。好，過了一天，就有兩個代表癟了氣，拿了錢。有一個人上我家裏來了，抗了兩斗米，還拿來錢，我說：「婊子養的你們滾吧！」我說：「餓死就餓死好了。」哪曉得我這個女人背底下又收下來了。你曉得我那個兒子發的多大的火喲。他把東西一齊掀出去，跑到廠裏頭叫：「各位，我爹是個混賬人，收了錢了。」我趕到的時候，他都吼了幾百人，就像是一團火，往大辦公室裏頭衝。一個兵走上來就是一槍，當時就打死了。（靜）他到死都是恨我的，說：「我爹是個混賬人呀！他收了錢了！」我跑去的時候，我說：「兒！你爹不是個混賬人，你好好去吧！」……我這個女人，就是從那時候起搞上神經病的。今天是我那福貴的生日，她就哭了一

早上。(靜)另外的生路，迎財，不瞞你說，我也找過，世界雖大，到處都沒得你我的便宜的。除非等到有一天天下變了，那個時候。不過那也還是要我們走這條路走過去的。迎財，你相信吧，祇要我們撐下去，變天的日子就要來了，我做夢都夢見那一天。你是一個一等的能幹人，不會不懂我的話，你說是不是？爲人不要防別的，第一要防自己。

李：那是。

張：我們做工的人，這些年頭不知道送了多少條命，哪一個不是有爲的漢子？要是沒得指望，爲了一個自己的吃喝，送命又是爲的什麼？哪一個不曉得舒服快活？我夢見我兒跟我說：「爹，你苦下去，你撐下去吧！」……我是說不盡講不完的。我是說：迎財，爲了大夥，爲了往後的日子，爲了他們可憐的姑娘女子們，受點委屈也不要記在心上；我們不替他們姑娘女子們撐腰，哪一個替他們撐腰？再有就是那個女人的事，你也不得不防，雖說她不是壞人。

李：那是。

張：小胖子脾氣不好，我們剛才講了他了，你不要怪他。

李：我都曉得。

黃：這樣吧！老李，明天早上大夥進去，不談別的，先談叫李樹民復工，要是他不叫復工，回頭我們再想辦法。跟大夥說，這不是李樹民一個人的事情！

（健壯、潑辣、但又頹唐的劉冬姑從右邊、即張鬍子底棚子那邊上來。燙着頭髮，但臉色灰白，旗袍的扣子也沒有扣整齊。）

姑：哦！你們在這裏呀！毛鬍子，吃了飯沒有？

張：還沒有呢。你呢？上哪裏去？

姑：還不是到處走走。我這個人就是坐不下來，要到處走走……李迎財，你不是說要在廠裏寫信的嗎？（冷笑）你來，我有話跟你談。

李：等下吧，沒有什麼好談的。

姑：就沒有什麼好談的？你這個人說話是放屁嗎？哼！你底花樣我未必不曉得！（向大家）喂，你們不要聽他吹牛，他當代表拿了劉包牙的錢了。

李：你說什麼？（跳起來給她一個耳光）我拿的什麼錢？

姑：（她是輕率地攻擊着的，沒有料到會這樣嚴重，於是呆了一下。）你打我？好！你打我呀！打吧！打就是人，不打就不是人！

（衝上來。但李又要打，她不敢動了。李迎財氣得發抖；張鬍子勸着他。）

姑：（放賴）打呀！媽的你打呀。你們這些好朋友叫他打呀！我劉冬姑不
好東
西，怎麼你們都不作聲了呀？

李：是我自己要打的，怎樣？

姑：你？怕你沒有這個吃屎的本事！

（大家靜着，劉、黃站了起來。）

黃：我們到廠裏去一下。（偕劉下）

李：（對姑）好吧，你說！今天我們倆人弄清楚吧。

（棚子裏傳來了張鬍子女人底喊聲，張鬍子也站了起來。）

李：（激動的）老張，你歇一下。